

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策划

从《万水千山》的质朴书写，到《四渡赤水》的恢弘再现，再到新作的多元探索，一代代电影人用光影重走长征路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——

银幕上的长征史诗

红土地上奏响革命壮歌

□ 黄叶蕊

中央苏区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，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。电影《八子》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为历史背景，讲述赣南农民家庭八子参军并全部阵亡的真实故事。影片通过富有张力的战争叙事与细腻的亲情节刻画，生动再现了苏区军民浴血奋战的悲壮史诗，完成对赣南红色历史的艺术呈现与精神阐释。

影片还原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作战中敌我力量悬殊的战场态势。主创团队通过设计大量爆破特效与多个战斗场景调度，详尽刻画了泥泞战壕中的枪战、赤手近身的肉搏战、夺取要塞的吊桥激战等战斗场面，并结合战士们在血水与泥淖中艰难行进状态的特写镜头，营造出令人窒息的战场压迫感，赋予了革命英雄牺牲行为以崇高的悲剧美学价值。

此外，影片巧妙融入了具有鲜明赣南地域特征的文化元素，不仅呈现了密林、山峦与梯田等赣南地区典型的自然景观，还穿插了丰富的民俗生活细节。例如，战士们在战壕内谈论传统食物“米粉肉”、夜间吟唱客家童谣《月光光》，以及兰花唱起山歌“哎哟哟”为满崽送行等情节。充满乡土气息的情节设置与激烈的交火场面形成鲜明对照，既调节了影片的叙事节奏，也揭示了战士们投身革命的内在情感动机。

满崽的成长史是全片的叙事核心，影片生动刻

不仅是对残酷现实的血泪警醒，更与他冲锋陷阵的背影一道，成为他作为排长以身作则、凝聚集体战斗意志的集中体现。

除了兄弟二人，影片对其他战友的刻画也令人动容。例如曾是盗墓贼，却像父亲般关爱年轻战士的老兵老赵；教会满崽射击，并将最后一发子弹的使命托付给他的神枪手李大牛；接到炸桥掩护主力撤退的命令时，虽心疼地恳求大牛“给排里留几个种子”，却依然坚决执行命令、壮烈牺牲的邹有庆……这些人物有牢骚、有畏惧，也有对生的渴望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保全主力部队视为最高使命。正是这种对信仰的坚守，让这幅红军群像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，“家”与“国”始终处于同构的逻辑关联之中。《八子》以母亲缝制的八件“红肚兜”为核心意象，完成了从私人情感向集体革命信仰的升华。母亲将八子送赴战场，“把弟弟们都带回来”的期许，初衷虽为家族的血脉延续，却在战火中转化为对“大家”的守护。大牛将牺牲兄弟的红肚兜传给满崽，象征着母爱与手足情谊的艰难传承，也隐喻着“普通小家”为“保全大家”所作出的沉重牺牲。

吊桥激战将手足之情与军人职责的冲突推进至高点，凸显了家国同构的叙事张力。大牛背着满崽涉水的画面重现童年手足情深，而他中弹后以排长身份命令炸桥，则将革命大义置于个人情感之上。满崽引爆炸药后反身营救大牛，是对母亲嘱托的坚守，也是人性深处对亲情的本能执着，凸显出这两种两难抉择的悲剧张力。

吊桥爆炸后，残破的红肚兜在硝烟中飘散，象征着“小家”的破碎与牺牲。影片结尾并未明确交代兄弟二人的最终生死，而是以八兄弟在稻田中奔跑回家的浪漫画面收尾，强化“小家”牺牲换取“大家”安稳的主题。影片借此完成了家国同构观念下，对个体生命奉献选择与集体价值实现的深度开掘。

作为一部在红土地上奏响的革命史诗，《八子》以人性的温度焕新了历史叙事。以杨家八子为代表的红军战士，一个个以血肉之躯踏山河、赴信仰。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回望，影片中母亲伫立村头的白发身影，等待的不仅是她的八个骨肉，更是无数为共和国捐躯的英魂。千千万万个他们倒在长征路上，化作了不朽的丰碑，也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



电影《万水千山》海报

小人物的二万五千里

□ 刘玥玲

电影《万水千山》改编自亲历长征的老红军陈其通创作的六幕同名话剧，是我国第一部长征题材的彩色电影。原作话剧篇幅精悍，导演华纯与成荫将叙事重心落在了爬雪山、过草地上，以一种纪录片式的视角回望长征。影片没有过度虚构惊天动地的情节，而是聚焦于普通人在长征途中的心路历程，讲述了前卫营里战士们的故事：教导员李有国、营长赵志芳、副营长罗顺成、通讯员小周，以及更多无名的革命者们。

片中的故事始于1935年5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突破敌军封锁，来到大渡河渡口。前有天险横亘，后有敌军追击，红军前卫营奉命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，铺设桥板为大队开路。之后，红一方面军翻雪山、过草地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击溃国民党马步芳军队，突破腊子口，最终在1936年10月到达陕北，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，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在这段叙事中，镜头没有采用过于宏大的俯视视角，始终与战士们齐平。长征被折叠进一个基层连队的行军路线里，炊事员老周翻雪山时执意折返捡回被上级命令丢弃的铁锅，理由是“把锅扔掉做什么做饭”；通讯员亲眼看见父亲老周被狂风吹落山崖，只来得及哭喊一声，便擦干眼泪继续赶路；教导员李有国把仅有的马让给了走不动的战士，自己拖着伤腿在草地上踉跄前行，他弥留之际的那句“让革命骑着马前进”，至今仍被认为是“一个时代的精神注脚”。个体的悲欢汇聚成全片的情感底色，众人的泪水与汗水铺就了漫漫的路途，哪怕这些小人物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名字，但影片几乎给每一个牺牲的战士留足了画面，创作者们用自己的方式，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致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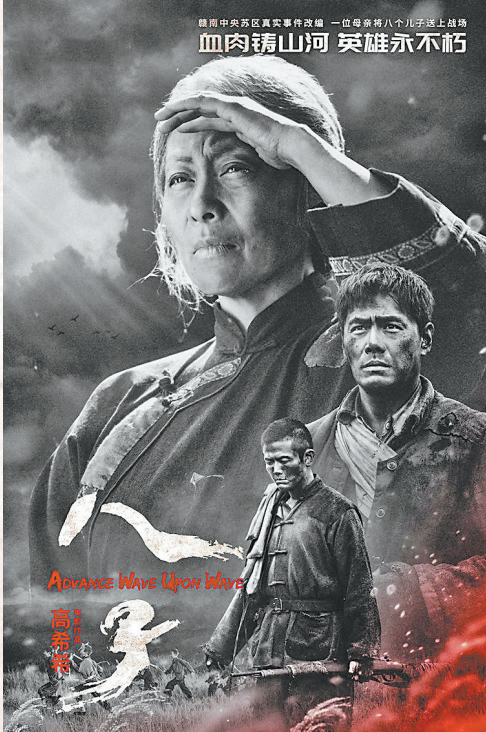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影片并未止步于悲怆，在艰辛的行军途中，也流露出了浪漫、乐观的气息。性格急躁但不失细腻的副营长老罗为教导员打来兔子，急急忙忙进门的样子引得众人大笑。在听闻连长对过草地一事有所怨言后，老罗嘴上说“我整整他去”，转身却认真与连长促膝长谈。这些日常的片段，让银幕上的战士从历史符号变回了有温度的人，也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相契合。

这种“温度”，很大程度上来自创作者的身体力行。从今天的视角回看这部电影，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剧情和镜头调度过于简朴，但在那个年代，通过实拍还原长征其实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。剧组沿着红军行军路线跋涉了四千多公里，耗时十五个月，前往雪山和草地进行实景拍摄。两条路线就此交会：一条属于银幕上的前卫营战士，一条属于扛着摄影机的剧组人员。这种亲历现场的创作方式，使摄制经过与历史事件达成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合，这种重合赋予了影片一种难以复制的真诚与质感。

影片上映后，全国出现了“《万水千山》热”，大家踊跃观影，好评如潮，许多亲历长征的老红军纷纷提笔写下评论。镜头下滔滔的河水与泥泞的草地，让他们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身影。《万水千山》也许并不完美，但它的真诚之处在于，一群电影人用自己的脚印，为另一群人的长征留下了证词。

从《万水千山》出发，长征题材在中国银幕上绵延不绝：20世纪60年代的《突破乌江》《金沙江畔》，20世纪80年代的《大渡河》《四渡赤水》，再到如今的《四渡》。影片摄制的手段日新月异，叙事视角不断丰富，但1959年的《万水千山》所体现出的真诚与质朴，一直被后来者反复讨论、学习。它第一次用银幕的彩色影像，让“大渡桥横铁索寒”从文字变成了可感的画面，在几代观众心中留下了关于长征最初的银幕印象。

如今，长征胜利90年，一代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回顾着这段征途，而《万水千山》所记录的那些小人物的面孔，依然在述说着，历史的丰碑由无数坚韧的普通人铸就。每当银幕亮起，背着铁锅的老周、强忍悲痛的小周、让出坐骑的李有国，便会再次穿越时光，与今天的观众相遇。



电影《八子》海报、剧照

在山河褶皱中写下“得意之笔”

□ 黄 元

四渡赤水，大概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易被说成“传奇”，却又最难通过电影讲清楚的一段历史。1983年上映的《四渡赤水》，摒弃了传奇色彩的历史叙事，运用长短镜头将战役当中的胜利、焦虑、牺牲等真实地再现了出来，既描绘了烽火连天、气势磅礴的战斗场面，又刻画出红军将士铁骨铮铮、不畏牺牲的英雄群像。除此之外，影片不吝笔墨交代局势、梳理路线、呈现争论，让观众跟随红军一起进入川黔滇交界处的崇山峻岭，体会一支身处绝境队伍如何在重重围堵中寻找生路。

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，四渡赤水牵涉到的部队、战役、地名、人名非常多。如果只顾着拍摄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，很容易让观众云里雾里、不知所云。影片《四渡赤水》采用了全知视角，将一渡、二渡、三渡、四渡依次展开叙事，把敌我双方的部署、判断和行动交代得较为完整。这种拍摄方法虽然直接，但非常有效，不仅让观众清晰了解红军所处的险境和危局，还能理解每一次转移的用意，战争在这里不只是阵地上的拼杀，更是判断力、行动力和意志力的较量。

影片把“走路”拍成了真正的戏。影片中，经常出现的地图上充满着红蓝颜色的箭头，箭头反复转折，山路上的队伍也随之穿梭。随着战局的推进，观众逐渐发现，四渡赤水最精彩的地方并不在于某一次冲锋、某一次战斗，而在于红军始终让对手慢半拍、错一步。敌军在兵力、装备、后勤等方面

占据绝对意义上的优势，而红军力量有限，却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掌握战场的节奏。所谓“奇兵”，奇就奇在不拘成法，也奇在敢于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术和布局。

在人物塑造上，《四渡赤水》中的演员古月没有刻意追求雕塑般的伟人姿态，而是采用沉稳、朴素，融入鲜明方言色彩的表演来塑造毛泽东的形象。影片中，毛泽东更多时候是在倾听、在问、在思考，也会在意见不一时据理力争，这样的处理让人物更加真实可信。影片并没有把军事智慧表现为突然降临的“灵光一闪”，而是将其落实到一次次分析、会议和决断之中，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。

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影片没有将集体决策简化为个人发号施令、他人无条件服从的模式，不同意见的呈现使历史叙事更加立体，也使毛泽东的坚持具有了更扎实的现实支撑。战局越复杂、越危险，越能体现判断的分量。毛泽东的威信不是靠他人不断赞扬建立起来的，而是在战争实践中一次次用战斗成果验证判断后自然形成的。因此，“得意之笔”并非轻巧的赞誉，它背后既有对敌情的反复研判，也有对行军方向的不断调整，更有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的勇气。

如今重看1983年版的《四渡赤水》，最直观的感受是叙事节奏偏慢。镜头不靠快速剪辑推进，战争场面的呈现没有一味强调视觉刺激，而是用实景拍下山路的崎岖、河流的湍急、长



电影《四渡赤水》海报

途行军的疲惫。这种朴素的影像看起来不够炫，却很耐看。地图上的一条简单行军路线，落到现实中，是战士们日复一日翻山越岭；军事史上的一次普通“机动”，背后是战士们在饥饿、伤病、泥泞中没有尽头的跋涉。当导演透过镜头将这些艰难拍出来，展现在观众面前，最终的胜利便极具分量。

在影片中，红军战士也并非永远精神饱满。他们会疲惫、受伤和牺牲，也会在恶劣环境里咬牙坚持。正是这些略显粗糙的细节，反而构成了影片最动人的部分。长征并非是由一群不知疲倦的人创造的，而是普通人凭着信念，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走出来的。

当观众耐心地跟着队伍完成四渡赤水，才能真正体会四渡赤水为何艰难，又为何伟大。

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去，银幕上的队伍却仍在山岭间穿行。电影中那些迂回、折返和转向也提醒着今天的我们：真正的前进并非总是一条直线，暂时转身未必是退却，善于依据客观环境调整方向，反而可能走出困局，抵达更远的地方。

第267期

本版邮箱:1273023065@qq.com
本版电话:0791-86849695